

艾芜全集

艾芜全集 第01卷 南行记·南行记续篇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一卷

· 南行记

· 南行记续篇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芜全集. 第1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52-2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31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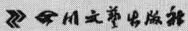
艾芜

AIWUQUANJI

全集 01 南行记·南行记续篇

NANXINGJI·NANXINGJIXUPIAN

策 划 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编辑统筹 郭 健
责任编辑 郭 健
责任校对 汪 平
内文设计 史小燕 张 妮
封面设计 任 熙
责任印制 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 成都时代出版社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网 址 www.scwys.com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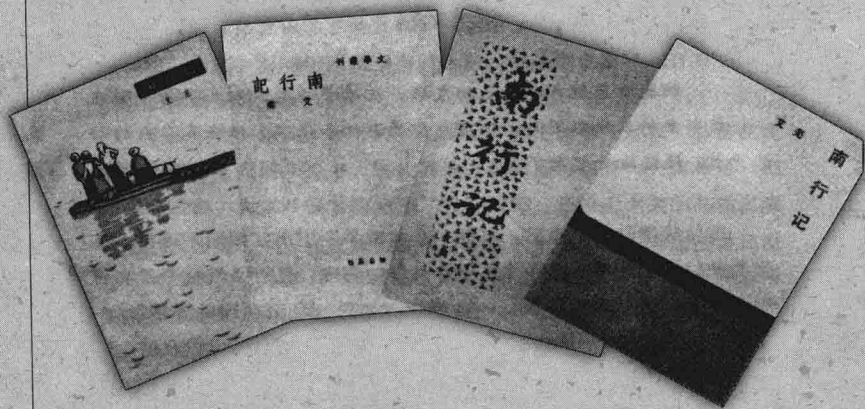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成品尺寸 165mm×230mm 1/16
印 张 32.25
字 数 480千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52-2
定 价 120.00元



|| 1931年在上海



|| 《南行记》中的《月夜》手稿



|| 不同版本的《南行记》

～ 出版说明 ～

- 1、全集包含至今存世的能够收集到的艾芜全部作品（含未刊作品）及书信、日记。
- 2、全集所收内容均由艾芜版权继承人提供，并得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协助支持。如有遗漏或新的逸文出现，将视情况出补遗卷收入。
- 3、全集短篇小说部分，依据艾芜自选文集顺序编排，补遗篇目以时间为序。
- 4、全集所收日记，民国时间仅有1937年和1944年数则，其余的或毁于战难。1949年后，从1951年元月开始，到1992年去世为止。其中中断的年份，“文革”前有1958、1959、1962年，“文革”中有1966年及作者被关押成都昭觉寺的前三年1968、1969、1970年。日记中断年份以及部分缺失月份等，或为本人未记，或为原件散逸、毁损。
- 5、全集编辑为忠实艾芜个人的文本样式、语言习惯，在原作原貌的基础上，均不妄改，仅做适当规范处理。
- 6、全集出版恐有校勘方面的疏漏，期待读者和专家指教帮助。

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南行记

- 原《南行记》序……003
《南行记》重印题记……007
人生哲学的一课……010
左手行礼的兵士……025
快活的人……031
七指人……038
流浪人……043
荒山上……062
乌鸦之歌……070
松岭上……077
月夜……088
森林中……102
山峡中……121
瞎子客店……136
我的旅伴……146

在茅草地·····	189
山 官·····	197
洋官与鸡·····	206
我诅咒你那么一笑·····	213
山中送客记·····	226
偷马贼·····	235
私烟贩子·····	240
寸大哥·····	248
卡拉巴士第·····	255
我们的友人·····	261
老 段·····	269
安全师·····	272
我的爱人·····	281
印度洋风土画·····	285
海岛上·····	302
海·····	314
《南行记》后记·····	320

南行记续篇

《南行记续篇》序言·····	323
玛 米·····	327
野牛寨·····	333
芒景寨·····	350
姐哈寨·····	370
边寨人家的历史·····	379
野樱桃·····	397
群山中·····	408

玛 露……427

澜沧江边……443

攀枝花……456

雾……468

边疆女教师……478

春 节……487

红艳艳的罌粟花……494



南
行
记

原《南行记》序

在漂泊的旅途上出卖气力的时候，在昆明红十字会做杂役的时候，在缅甸克钦山茅草地扫马粪的时候……都曾经偷闲写过一些东西。但那目的，只在娱乐自己，所以写后就丢了，散失了，并没有留下的。

至于正正经经提起笔写，作为某个时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而现在也有一两篇存着的，那却是到仰光以后的事了。

初到仰光时，没熟人，又没有钱，而且病了，住在 Maung Khine Street(当地华侨叫作五十呎路)的腾越栈内，自然很引起主人的讨厌——想驱逐我，但并不明显地表示出来。这，大概是念在同国人的面上吧。一天，忽把我从床上拖起来。叫印度车夫送到仰光大医院去，说是那里可以住下养病，并且不要什么钱。同时又把我的全部财产——一包破书和旧衣，好好地包着，叫我随身带去。这突然好起来的举动，使我非常地感激，当登上人力车的时候，眼里竟然含着致谢的泪了。然而到了医院，才是由一位印度医生马马虎虎地诊了一下，就算了，并不容许我住下。于是，只好一路呻吟着，折了回来。但当这位好心肠的印度车夫，扶我走进店门时，老板便挺起肚子出来，塞在门口，马起脸说：

“这里住不下了！”

并挥着他那胖胖的拳头，仿佛硬要进去，便会动武似的。这样，我就算被驱逐了。

在店门前的街沿边上，我就把虚晃晃的身子，靠着我的小包袱坐着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

那时，心里没有悲哀，没有愤恨，也没有什么眷念了，只觉得这浮云似的

生命，就让它浮云也似的消散吧。

这情形，大约是打动了旁人的悲悯吧？一个同店住的云南人（很惭愧竟忘记他的姓名了），很熟悉仰光的，就替我想想有没有同省的同乡。好半天，才想出了半个，因为这只是祖籍同省，生长却是安徽的缘故。而且，这半个同乡，说起来，还是一位久已不问世事的出家人哩。他看着这样病了的我，处在这般的境地，就不管什么出家人不出家人了，便叫黄包车夫一直拖到那里去。自然，他明白，这是一件使人不愉快的事情，因此，一到那出家人的门前，连我向他致谢的话，还没听清楚，就跟车夫一块溜开了。

怎么办呢？最后，我只得昏昏懂懂地自家碰了进去。因为那时候，仅是本能地渴望着这一块能够安置病体的，而又是没风的地方。

谁肯收留一个陌生人？而这陌生人何况又是病了的呢？当然的，这是需得经过苦苦地哀求哪。同时又因为这位出家人也是仁慈的，便肯让我住了下去。

这位令我终生铭感的，而后来竟做了我的教师的出家人——万慧法师（谢无量的三弟），一让我住下之后，便好好地招呼我。而我在病好了时，就替他买菜，煮饭，扫地……做一些服侍他老人家的事情。但他是位研究梵文的学者，不住庙宇，一个人单过着清苦的教书的生活，那时还养活不起一个仆人，而我又一时找不着出卖气力的地方，当然的，从前已是清苦的生活，现在就不能不一天一天拮据起来了。

大约是，看见我一得闲就爱写写吧，他便问我能不能替当地的华人报纸，写点东西去卖，因为好些编辑都是他的朋友，倘如写得并不过分坏的话，当能大量容纳一些。为了要“抵抗”恐慌的生活，我就勉强写了一篇小说，投到《仰光日报》去。编者陈兰星君在未登出之前，听说作者是这么一个的我，便由他私自先给了二十个卢比来。于是，从此开始，我在零售劳力之外，又添上了贩卖脑力的生涯了。

但那时，我对文艺的认识不足，以为这是无足重轻的，也不愿怎样苦苦地去研究。

说到把文艺看重起来，则是同电影接触之后的事了。有一次，在仰光

Sule Pagoda Road(当地华侨称为白塔路)的Globe戏院内,看见一张好莱坞的片子。记起来,内容大概是这样的:新闻记者爱一名舞女,在美国经过一些惨痛的波折,都未达到成功。随后舞女到中国卖艺,新闻记者打听得这个消息,便远远地尾着追来。恰碰着辛亥革命之秋,正是中国大动乱的年头,这一对年轻的恋人,正要会在一块互道思念之苦的时候,突然在人间失踪,关进黑暗的狱里去了。然而,事情又凑巧得很,两人居住的囚室,只仅仅隔了一层墙壁,彼此可以听着声音,而且,两人的手,只要各从室门的洞上,伸了出来,就能够互相热烈地握着。但是,老使他们俩都感着痛苦而又伤心的,便是现已手握在一块了,却还不能面对面地相看一眼。关于犯罪的事实,且单举舞女的来说吧。她在一位清朝大员的府上卖艺,适值当地民军起事,将那大官杀在后花园里,舞女恰来碰见了这样流血的惨剧,人几乎吓昏了。那时,大概又是正当清廷和民军议和的消息传来了吧,民军的领袖,便趁此机会,把杀死清朝大员的罪名,轻轻地加在舞女的身上,且要处以大辟的惨刑。

当舞女将要拉出去砍头的那一天,新闻记者似乎买通了看守,逃出监狱,便飞奔到电报局去,向美国发出求救的急电。于是,太平洋上的美国军舰,马上乘风破浪,向中国驰来,且放出飞机,夹着炸弹,飞往求救的地方。正值撕衣上绑的舞女跪在断头台上,让万众参观,给两位屠牛大汉挥刀要砍的时候,美国的飞机到了,轰然一声,炸弹从空投下。这一来,全戏院的观众,欧洲人、缅甸人、印度人,以至中国人,竟连素来切齿帝国主义的我,也一致噼噼啪啪大拍起手来。而美帝国主义要把支那民族的“卑劣”和“野蛮”,“Telling the World”(这影片的剧名)的勋业,也于此大告成功了。因为,我相信,世界上不了解中华民族的人们,得了这么一个暗示之后,对于帝国主义在支那轰炸的“英雄举动”,一定是要加以赞美的了。

虽然,从此认清了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,但要把一生的精力,全灌注在——或部分地灌注在那文艺身上,似乎还没有这么打算过。

随后,放逐回国来了。一天,偶然在上海北四川路独行的时候,一头碰见了几年不通消息的好友,沙汀。那时,他虽然尚未动笔创作,但已经苦心

自修文艺好几年了，听见我有那么多那么奇的经历，且将过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，便劝我无论如何也像他似的致力于文艺。并把当时穷迫的我，拉到他的家里住着，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无忧无虑地从事研究，写作。又在研究和写作的路上，热心地给了我无穷的指示。记得那些日子的晚上，当我已经倦了，头偏向另一边的时候，他却还更加热烈地说了起来，一面伸出手来，摇动着我的膝头，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，重新谈论下去。我自己呢，当然感动来不得不努力了。那时也发下决心，打算把我身经的，看见的，听见的——一切弱小者被压迫而挣扎起来的悲剧，切切实实地给写了出来，也要像美帝国主义那些艺术家们一样“Telling the World”的。还有好友黄绰卿，在缅甸仰光的华侨报纸《仰光日报》做排字工人，不断地向工人朋友募捐来接济我，使我生活有了保障。不致为了糊口，把笔放了下来。

这本处女作，就艺术上讲，也许是说不上。但我的决心和努力，总算在开始萌芽了。然而，这嫩弱的芽子，倘使没有朋友们从旁灌溉，也绝不会从这荒漠的土中，冒出芽尖的，而我自己不知道现在会漂泊到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去了。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

《南行记》重印题记

《南行记》中第一篇小说《人生哲学的一课》，是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在上海写的，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把《南行记》和《南行记续篇》重行印出，要我写篇题记时，却是在一九七八年夏天的成都了。真是岁月如流，年华如逝水！这使我深为感慨的，就是祸国殃民的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看来没有再印的机会了，今天能够再印，真是令人高兴异常。但又使惭愧的，写得不好，对人民没有多少贡献。

在这四十多年如流的岁月中，我这条生命的小河，朝文艺的大海不断地流去，没有停顿。我在四十年代一个春天的重庆，写过一篇散文《新春的歌》，表示我对生命如流水的欣赏，如今看起来，还没有失掉它的意义，就抄录在这里，作为两本书再印的题记吧。

一

古人说：年华如逝水。

我说，逝水就好，它是流着的，这象征了生命的活跃。

我更喜欢另一个古人说的话：流水不腐。

人应该像条河一样，流着，流着，不住地向前流着。

二

人人的确像条河一样，两岸随时都有污秽的东西，投了进去，那就是谣

言、诬蔑、诋毁和咒骂。人不能避免它们，就犹如河不能避免投去的脏东西一样。只有不断地向前流去，那些无法避免的秽物，便自然冲了开去。流着的河水，从来不会拿跟秽物弄脏的。倘若停涩不流，变成一湾死水，那就会自行发出难闻的气味，更用不着，再有稀脏的东西，从旁投进去了。

我觉得，一个人啥子都不怕，就怕自己不前进，反而使自己的朽腐，弄脏了时代的空气。

呵呵，岁序更新了，得更加努力地前进着，工作着，河一样地流着。

三

河把一路上的山泉溪涧，一路上的湖泽池沼，都引进自己的河床，变成一股浩大的力量。河才好更容易地向前奔去，将绊脚的石头冲开，将坎坷的道路冲平，将大堆的污物冲走。

河不吸收各种各样的流水，河会枯竭，失掉河的生命。这在人也是一样，他得把先驱者的言语和行为，以及一切人值得学习的地方，都尽量地拿来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使自己的生命显得更加新鲜、活泼，洋溢着生气！

呵呵，岁序更新了，得更加努力地吸收着，扩大着，充实着，像河一样地流着。

四

河把自己的流水，去灌溉两旁田里的禾稻豆麦，去浸润两岸长着的树木花草，去饮啜村庄人家的牛马，去洗涤村妇手上摆着的衣裳，去解除农人脚上粘着的泥污。人也得像河一样，不要只是工作着，吸收着，充实着，还得将自己的生命，献给那些平凡的劳苦的人们。

呵呵，岁序更新了，得更加努力地工作着，灌溉着，像河一样地流着。